

貌丑心毒的卢杞

卢杞，其丑无比，面色发蓝，位居首辅，却一门心思妒贤嫉能。三年宰相，差点就葬送了大唐王朝！

泰伯裔

祖孙二人都位极人臣，同为宰相，这本是一个家族的荣幸。然而，我们要介绍的这祖孙二人，他们除了有血缘上的关系外，人格、人品竟有天渊之别。祖父卢怀慎，担任宰相时虽有“伴食宰相”之贬称，但一生廉洁奉公、清贫如洗，尤为可贵的是，为国家计，他举贤荐能，向皇帝推荐了宋璟、卢从愿、李杰和李商隐等人，这些人都是名节皆高的栋梁之材。特别是宋璟，他和不信邪的宰相姚崇一道振兴唐王朝，成了中兴唐王朝的一代名臣。卢怀慎晚年，以一块破席子遮风挡雨，过世后，竟穷得无钱安葬。唐玄宗得知，才下诏为他立碑，并亲自为他书写碑文。在封建社会里，死后能得到皇帝亲写碑文的极为罕见，这荣誉是非常高的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卢怀慎以清贫正直而芳名永存。其孙卢杞，也爬到了宰相的高位，但和卢怀慎相反，此人貌丑心毒，妒贤嫉能，迫害忠良，横征暴敛，残害百姓，一生作恶多端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名的耻辱柱上。

—

因平定安史之乱和后来的一系列战乱而战功显赫的郭子仪，后人评价他时说：“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。功盖天下而主不疑，位极人臣而众不疾，穷奢极欲而不非之。”这位被皇帝尊为“尚父”的郭子仪，姬妾众多。他为人很坦然，文武大臣去他府上拜见他时，他从不让身边的姬妾们回避。但一听说时任御使中丞

的卢杞来访，他马上就要身边的姬妾们躲起来。郭子仪位极人臣，权倾天下，而一个御使中丞，至多不过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而已，无论职位或权力与郭子仪相比，都相去甚远。要说是因官员来访，姬妾们在场不合礼仪，比卢杞官大的人多的是，郭子仪对他们尚可不必避礼仪，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四品衔的御使中丞要这么讲礼仪呢？家人们都不理解，待这个卢杞走后，便问郭子仪为什么要单单回避这个卢杞？郭子仪长叹一口气道：此人不仅相貌极丑，而且心胸极为险恶。他来访时我若让你们在场，看到他的那副长相，有人难免会忍不住要笑出声来，这样一来就闯下大祸了，此人一旦掌权，我一族人的生命就难保了！

这个叫郭子仪都畏惧三分的卢杞，是滑州灵昌（今河南滑县西南）人，字子良。他的祖父是清廉如洗的卢怀慎，父亲卢奕，也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名臣。卢奕在天宝末年任东台御使中丞，安史之乱时驻守洛阳，因抗拒安禄山而被安氏所杀。卢杞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和忠烈之家。然而，他一出生，似乎就预示了他将对这个家庭良好传统的反叛。他长得极丑，而尤其叫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的脸色是蓝色的，很像阎罗殿里的小鬼，故邻里都将他看成阎王爷手下的那个蓝脸小鬼。根据唐王朝承袭下来的一种制度，即凭藉父祖的官爵禄位入仕或取得入仕的资历，谓之曰门荫。卢杞的祖父当过宰相，父亲当过御使中丞而且死于叛贼之手，卢

杞自然有权凭着这门荫制度当官。卢杞虽然长得很难看，但却极有口才，尤其是他在生活作风上，很像他的祖父卢怀慎，“不耻恶衣粝食”。生活上既能如此打得粗，人们对他近乎变态的内心，也就一时难以识透。卢杞一帆风顺，步步高升，到了唐德宗建中初年，当上了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即宰相了。

卢杞一当上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其险恶的内心也就暴露出来了。可以说，他就像一条疯狗，忌妒贤，看谁不顺眼就一定要咬上一口，谁要跟他哪怕只有一小点过不去，他不把人整死就誓不罢休。在他整人害人的网络中，不管职位高低，名声大小，更不管是否会对国家、百姓造成损失，他是逮着谁咬谁。卢杞之所以如此疯狂地整人害人，其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巩固自己已经到手了的权势，妄图一辈子当宰相。因此，卢杞当宰相的执政史，也就是一部触目惊心的整人史、害人史！

二

建中初年卢杞登上宰相宝座时，还有一位宰相叫杨炎。杨炎也非贤人，一看卢杞如此丑陋偏偏和自己一起当宰相，心中就老大不安逸。他哪里知道自己以貌取人搞错了对象。卢杞得知杨炎对自己不满之后，杨炎的末日也就到了。卢杞并不亲自动手。他知道时任京兆尹亦即首都市长的严郢与杨炎有过节，便将严郢提拔起来当御使大夫。这御使大夫的职责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吧，就是监督、纠察百官的。严郢从卢杞的手里得了这一肥缺，知恩图报，便收集整理了杨炎的一大堆黑材料上报皇帝，其中的一项罪名，就是告杨炎的家庙立得太大，一直占到了江边，侵占了唐王朝皇帝李氏家族的“王气”，由此断定杨炎有“异志”。这一罪名非同小可，相当于告杨炎谋反。于是，杨炎便落了个罢去宰相、贬去崖州的处分。崖州在现在的三亚市崖城一带，如今是得天独厚的旅游胜地，但在以现在的西安为都城

的唐代，那真是遥远的天涯海角、流放犯官的蛮荒之地。也许杨炎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连崖州都未走到，半路上就被卢杞的爪牙害死了。

严郢帮助卢杞整死了杨炎，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。卢杞整杨炎的底子掌握在严郢的手中，卢杞能放心得下严郢吗？到卢杞对严郢下手时，就是政治舞台上的一出如何设下圈套，如何让对手钻进圈套，最后如何将对手一击致命的阴谋样板戏了。

卢杞这次要整的目标，首先是另外一个与他同为宰相的张镒。这个张镒不仅对朝廷忠心，而且也有才干，很得到唐德宗的信任。杨炎仅仅是觉得卢杞貌丑就被卢杞置之于死地，张镒在皇帝的面前风头盖过了卢杞，卢杞岂能甘心？因此卢杞对于张镒自然是“颇恶之”。卢杞既然心中非常忌恨张镒，肯定就要对张镒下手了。

这里得先提到另外两个人，即朱泚、朱滔两兄弟。这两兄弟原来都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。唐朝中期以后，一些节度使拥兵自重，事实上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。而一些节度使也非朝廷任命，而是靠继承或武力夺取。后来，朱泚就是靠哗变的将士推举当上了节度使的。因为这节度使的头衔来路不正，朱泚就将这名头留给了弟弟朱滔，自己到朝中来朝拜皇帝以示忠心。朱泚到朝中不久就发觉弟弟朱滔图谋不轨，这时他还不愿参与进去，便请求皇帝准许他留在京城。朱泚手下有个判官叫蔡廷玉，趁此欲离间朱氏兄弟，朱滔就向皇帝上了一道折子，请求皇帝将蔡廷玉杀掉。唐德宗没有杀蔡廷玉，只是把他贬出了京城，并命令殿中侍御史郑詹派人监送。没想到这个蔡廷玉走到半路上，寻个机会投水自杀了。蔡廷玉投水自杀，平空就给了卢杞一个整人害人的机会。

殿中侍御史郑詹偏偏和卢杞要整的对象张镒关系很好，卢杞以蔡廷玉自杀为由上了一

道折子，说蔡廷玉自杀了，朱泚会不会怀疑是有人伪造圣旨呢？因此，请求将郑詹交给三司审察。而御使中丞的职责就是纠察百官，由于蔡廷玉一案如此不清，因此也应对御使中丞严郢进行察究。卢杞有午睡的习惯。由于郑詹和张镒的私交好，就常常趁卢杞午睡时跑到张镒那里去说些闲话。郑詹的这点小动作早就被卢杞发现了，只是这家伙一直装做不知道而已。在卢杞上折子告下了郑詹和严郢之后的一天，郑詹看见卢杞又午睡了，便又跑到张镒那里去了。卢杞一见郑詹进了张镒的房间，未等他们开口说话便起身走了进去。郑詹要走也来不及了，只好躲了起来。卢杞假装不知，同为宰相，便谈起了一些似乎是宰相间相商的话。张镒一听谈话涉及机密，只得打断他说：殿中郑侍御在这里。卢杞顿时故作吃惊状，说道：呀，刚才我说的可都是一些旁人绝对不能听到的话啊！这时，三司对郑、严二人的审察结果并未出来，案子尚未了结，卢杞便以郑詹偷听机密上奏唐德宗而将郑詹杀了，将严郢贬为欢州刺史。而这时，朱滔也按捺不住起兵造反了。因为幽州的兵集中在凤翔，唐德宗正想找个重臣到那里去坐镇。卢杞趁张镒在时，假惺惺地对唐德宗说：驻凤翔的将士职位都比较高，没有一个宰相去坐镇是不能够指挥他们的。皇上你看我去行不行？不待唐德宗回答，这家伙马上又说：可惜我长得实在是太丑了，这样子去指挥那些将士他们肯定不听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拿眼光去瞟张镒。张镒见已杀了郑詹，贬了严郢，知道自己早晚是躲不脱的了，只得顺着卢杞的杆子爬，请求去凤翔。于是，张镒也就由一堂堂宰相被贬为凤翔刺史，遂了卢杞之心愿。

三

卢杞一条人神共怒的罪恶，就是害死了一代名臣颜真卿！

卢杞为相时，一代名臣颜真卿已是三朝老臣，封鲁国公、太子太师，声誉极高。就因为

颜老太师的名声太高太好了，虽然此时颜氏年事已高，不可能对卢杞的前程构成任何威胁，但妒贤嫉能之劣根性，还是让卢杞不愿将这样一位名声远远高过自己的政坛前辈放过，总是一门心思寻找着陷害颜真卿的机会。颜真卿是个明白人，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防备着卢杞这条发了疯的狗。然而，颜真卿的防范并未让卢杞终止阴谋，他觉得颜真卿呆在朝中一天，他就一天不得安稳，不找个借口把颜真卿赶出朝廷他就不死心。颜真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只得找上门去，责问卢杞道：当年你父亲英勇抗敌被害，首级传到平原郡，我见他满脸是血，出于对他英勇献身的尊敬，不敢用手巾为他擦去血迹，而是用舌头一点一点给他舔干净的。我对你父亲如此尊敬，我年纪这样大了，难道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卢杞听后做吃惊状，并言不由衷地表明绝无和颜老太师过不去的意思，背地里，更加紧了对颜真卿陷害的步伐。

机会终于被卢杞这厮等来了，那就是李希烈造反了。

安史之乱，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。从那时起，唐王朝大权旁落，不少手握重兵统治一方的节度使，不再听从唐王朝的指挥，其中一些更是心怀异志。时任淮宁节度使兼平卢、淄青、兖郛、登莱、齐州节度使，受封南平郡王的李希烈，就不愿再居人下了，自封天下都元帅，要和李唐王朝抢夺江山。唐德宗建中四年，李希烈攻陷汝州，声势越来越大。唐德宗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在这种时候居然去问卢杞有没有什么好的平叛办法。卢杞没有平叛办法，却有很多整人的办法。这家伙脑子一转，一条趁机迫害颜真卿的阴险刻毒的办法就出来了。他马上对唐德宗说：李希烈虽然造反了，但其实是年轻人自恃有功，头脑一时发热。只是他的部下都怕他，没有人敢站出来疏导他。要是有个资格老又受人尊敬的老臣去劝一劝，向他宣示皇上您的恩泽，我相信李希烈就会悔过自新的。正好，颜太师是位三朝老臣，为人正直，名

声极好,受到天下人的尊敬。要是能派颜太师去,肯定能说服李希烈,化干戈为玉帛。这唐德宗真是个糊涂虫,居然听进了卢杞这番鬼话,颁下命令,叫颜真卿赶到许州去宣旨慰问李希烈,将一代名臣颜真卿推进了火坑之中。颜真卿虽然知道这是卢杞假人之手害己,但命令毕竟出自皇上,明知山有虎,也只得向虎山行。果然,颜真卿一去,就被李希烈囚禁,并使出了软的硬的各种手段妄图迫使颜真卿投降。颜真卿大义凛然,宁死不屈,终被李希烈所害,遂了一代大奸卢杞的心愿。

四

将李怀光送上谋反之路,是卢杞心机险恶、整人害人的又一案例。

李怀光,渤海靺鞨人,本姓茹,他的先祖迁徙至幽州,因在唐王朝的军队里作战有功而被赐姓李。李怀光很小的时就从军了,凭着军功,一直升迁当上了都虞侯。唐德宗初年,李怀光更是当上了检校刑部尚书,宁、庆等州节度使,不久,转为邠宁、朔方节度使。在此任上,他奉命抵御吐蕃,颇有成效,吐蕃不敢南侵。唐建中四年,朱泚、朱滔兄弟造反,唐德宗仓皇逃到奉天(今陕西干县)。唐德宗前脚到,朱泚率兵随后就赶来了。奉天城小,兵力单薄,唐德宗处于十分危险之中。这时,李怀光自魏县前往救援,打败了朱泚,解了奉天的围。这个李怀光行伍出身,生性多疑,在不少节度使拥兵自重、心怀异志的多事之秋,李怀光也不是个只吃素的和尚。解了奉天的围后,他自以为功大,唐德宗会恭恭敬敬地把他迎入朝中,封以大官,于是口无遮拦地说道:我李怀光对卢杞为相一直很有意见。他卢杞当宰相,谋略无方,横征暴敛,克扣军饷,这是三重大罪,以至于害得皇上西迁到了奉天。我李怀光如今建了奇功伟业,一旦入朝,皇上一定会开襟布诚,征求我的意见。那时,我一定要建议皇上好好查一查卢杞所犯的各项罪恶!

这时,卢杞已经当了三年之久的宰相,期间虽然整了不少人,但同时也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。如时任户部侍郎的赵赞,为筹军饷在卢杞的指使下,就将一座京城闹得鸡犬不宁。偏巧,李怀光这一席话又传到了赵赞等人的耳中,赵赞赶紧向卢杞报告了。卢杞听了赵赞的报告,这一惊也是不小,于是赶紧搜索枯肠。卢杞虽然治国无方,但整人害人的主意还真不少。他计上心来,便来到唐德宗面前,摆出一副很从容的样子对唐德宗说:李怀光已经建立了重造社稷的奇功伟业,是朝廷的栋梁之材。我听说叛兵们一听到他的名字,就吓得屁滚尿流,根本无心把守。如果皇上能命令李怀光乘胜前进,那么就会势如破竹,攻取长安。若皇上这时允许李怀光入朝朝觐,皇上就得对他赐宴,一赐宴呢,就得耽搁时间,那样一来,叛贼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完备防守,再进攻就很困难了。

卢杞的这一席话,可谓天衣无缝。唐德宗一听觉得有理,真个下令叫李怀光不必入城朝觐了,就屯兵便桥,择期进兵长安。这一道命令就像一盆冷水,迎头浇在了等着入朝受封的李怀光的头上。我们不知道如果唐德宗把李怀光宣召入朝,封侯拜相,那么唐王朝是否会出现又一个董卓,但他刚打败了朱泚,解了皇帝的围,却连皇帝都不能见上一面,何等的窝火也可想而知。令卢杞想不到的是,他这一计虽然阻止了李怀光进城,却没想到也把李怀光送上了谋反之路。李怀光一肚子窝火,干脆屯兵不进,公开上表讨伐卢杞和他的几个同党,而且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。卢杞在朝中本来就树了一大批敌对势力,如今又惹怒了手握重兵的李怀光,他再能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语,再蠢的皇帝此时也能分清谁轻谁重了。卢杞最终是惹火烧身,被皇帝贬出了京城。

五

卢杞在任宰相期间,除了妒贤嫉能、整人

害人之外,再无其它政绩。而其在经济上的举措,则是横征暴敛,致使“京师嚣然如被贼盗”。

当时的节度使各割据一方,河北、河南兵灾不息,唐王朝穷于应付。时任判度支使(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,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)的杜佑作了个预算,支付各路的军费,每个月需钱100余万贯,因此,至少要有500万贯才可能支持朝廷半年用兵。但杜佑不是卢杞的人,不久即被卢杞排斥。卢杞让自己的心腹赵赞当判度支使。然而这个官并不好当,他必须先弄到500万贯来供朝廷半年使用。在卢杞的默许下,赵赞和太常博士韦都宾等人进行谋划。他们认为富商的钱一定多,决定榨取富商的钱。于是颁下一条法令:富商家产超出一万贯的,就自留一万贯,多出来的钱由朝廷借作军费。这个法令经卢杞上报唐德宗,居然也得到了唐德宗首肯。朝廷向富商借钱,岂非老虎借猪?圣旨一下,京兆尹(首都市长)韦贞坐镇指挥,长安尉(长安市警察局局长)薛萃亲自带兵到富商家挨家挨户搜查。连年兵灾,生意难做,所谓富商此时又能富到哪里去?但如狼似虎的官兵可不管这些。他们凡是搜刮不够钱财就怀疑富商所报不实,对于他们认为的瞒报者,抓起来就是一顿毒打。不少人承受不住鞭打的折磨又眼睁睁看着家产被抢一空,干脆上吊自杀了事。一座天子脚下的京城,竟然如遭盗匪洗劫过一般。然而如此搜刮的结果,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,只得到了区区88万贯。既然搜刮不够数,这些家伙又出损招,干脆将黑手伸向保管业、当铺、仓库之类的行业,规定这些行业里的货物、钱财、粮食等,一律借出总量的四分之一。为了“借”到钱财,竟将这些行业的货柜、仓库等一概封了。对官府这样的盗匪行径,整个长安市只得罢市抗议,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涌上街头,拦住宰相卢杞诉苦。这卢杞先还假模假样做些解释,然而他正是这一场盗匪行径的主谋之一,如何能给老百姓解释得通?只得找个空子一溜了之。如此一番搜刮,全部加起来也只搜刮得200万贯。唐德宗终于

得知京城老百姓怨声载道了,脚下的柴火可不能自己去点燃,他这才下令终止了这一场盗匪般的搜刮。

在京城盗匪般的搜刮虽然停止了,但军费总得开支啊。第二年,也就是唐德宗建中四年六月,卢杞、赵赞又以筹措军费为名,上表请求实行“税间架、算除陌”二法。所谓税间架,就是打老百姓住房的主意。此法规定,每栋房屋,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准,称为一间。每间房屋,又分为上中下三等。上等房屋每间每年收取税银2000文,中等的收1000文,下等的收500文。此法不仅重而且乱。且不说上中下三等的区分全以官吏说了算,而且也不顾房主的实际情况。有些房主虽然有多间房,但生活来源就靠出租房屋,一按此法缴了税,生活就失去了保障。此法又规定,凡隐瞒一间不报,就将房主责打60大棍,同时赏给告密者50串钱。所谓算除陌,就是缴纳所得税,但当然不同于现在的所得税。此法规定,不管是公家给的还是私人给的,或者是做生意得到的,只要得钱一串,就要上缴50文。如果是实物交换,也要折算成现金上缴所得。凡是隐瞒所得100文的,打60大棍,罚钱2000文,奖给告密者钱10串,这笔钱也由犯者支付。唐代的市場交易,主要通过“市牙子”进行。市牙子相当于现在的市场经纪人。市牙子与官吏相勾结,因此这笔税款主要还是落在一般老百姓的头上,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,但官府并未收到多少实惠。老百姓怨声载道,驻扎泾州的朱泚、朱滔兄弟乘机谋反,将个唐德宗撵到了奉天去。天下的老百姓,莫不视卢杞为仇人!

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而得不到进城,于是屯兵不进,上表告卢杞,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唐德宗无奈,只得将卢杞贬出京城。后卢杞死于贬所澧州。史称其:“嫉能妒贤,迎吠阴害,小不附者,为致之于死。”遗憾的是,此人阴魂不散,今天似乎还能看到他的影子。

(作者单位:贵州省文联)